第四章 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悲劇女性

《安娜．卡列尼娜》、《克洛采奏鳴曲》、與《復活》這三部小說爲托爾斯泰不同時期的創作(依序分別是在托爾斯泰四十九歲、六十二歲及七十一歲時發表)，相較於其他以軍旅、教育及宗教爲主軸的作品，托爾斯泰的兩性觀特別清晰地反映在此三本小說中。《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安娜爲追求愛情而離開丈夫、孩子，然而最後卻得不到幸福，跳軌自殺；《克洛采奏鳴曲》中無名的女主角則是被丈夫懷疑出軌，因而遭盛怒的丈夫刺殺；《復活》中的女主角瑪絲洛娃自小爲孤兒，後來被愛人拋棄，以賣淫維生，之後又被控殺人入獄，判決流放。瑪絲洛娃是三部小說中唯一沒有以死亡爲結局的女主角，但是其坎坷的一生亦反映當時平民女性在俄國社會裡悲劇性的命運。本章將就此三部小說爲例，以文本分析法提出小說中對女性角色不利的社會環境，並以托爾斯泰的兩性觀點，研究其悲劇命運的原因，及托爾斯泰想要藉此表達的思想。

第一節 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用藝術創造了雍容、優雅、生氣勃勃、叫人一眼看了就喜歡的卡列寧(Каренин)夫人—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在結婚多年後，愛上了年輕的軍官伏倫斯基(Алексей Кириллович Вронский) ，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愛過像「機器」一般的丈夫卡列寧(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нин)，[118]甚至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愛情，於是在情慾驅使下偷偷與伏倫斯基往來。這樣的情況在十九世紀俄國貴族間不少見，然而大部分的夫妻都保持著「體面」，也就是即使在私下暗通款曲，表面上仍維持著婚姻關係。安娜與伏倫斯基的愛情一開始也是如此，但是當安娜無法承受虛僞的生活時，便毅然放棄婚姻，拋夫棄子追求自己所謂的幸福。只不過當她得到愛情後，卻又陷入另一種社會壓力與情慾轉變的痛苦之中，最後跳軌結束自己的生命。安娜在婚姻中的不幸、在社會制度中受到的壓抑，以及托爾斯泰對安娜的道德批判，將是本節討論的重點。

[118]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92。

壹、心理與社會的衝突

安娜的婚姻之所以不幸，是由於她在婚姻中沒有得到嚮往的愛情，而當安娜得到了伏倫斯基的愛情之後，她又不斷以情慾來控制、維持愛情，這與托爾斯泰的兩性觀思想是背道而馳的。托爾斯泰認爲年輕男女的愛戀在婚後應轉變爲對家庭的愛與責任，因此安娜拋夫棄子，必然屬於墮落的行爲。安娜追求愛情的行徑，不僅不符合托爾斯泰的道德觀，在社會上也備受排斥，然而貴族男女間習以爲常的私通行爲，亦爲托爾斯泰所譴責。托爾斯泰描寫了安娜內心的情慾與外在環境的衝突，反映了婚姻制度的弊病，同時也彰顯了他對兩性(尤其是女性)在道德上的要求。

一、安娜的雙重靈魂

從小說的內容可以發現，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有著分裂的靈魂，一個是賢妻良母的楷模，[119]另一個則是渴望完全自由戀愛的女人，因此安娜在初遇伏倫斯基後，會在返往彼得堡的火車上陷入恍惚，不知道坐在車上的是自己還是別的女人；更明顯的情景則是在安娜生下伏倫斯基的女兒後，因產褥熱瀕死之際，對著卡列寧說:「你不要覺得我奇怪。我還是老樣子……不過我身上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我很怕她，因爲她愛上了那個男人，所以我恨你，也忘不了以前那個女人。那女人不是我。現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完全的我。」[120]安娜發現了潛藏在自己內心深處這種被認爲是不好的欲望，這個欲望一旦被伏倫斯基喚醒，便像是急於吸取養分一般，吞噬了理智，反映在人性之惡上，使安娜再也不可能變回原來的樣子。[121]

托爾斯泰對小說中女主角的過去交代甚少，讓讀者見到安娜的第一眼，就是年輕美麗的貴婦形象，又讓她意外地，卻又像是渴望已久地遇到了愛情，而托爾斯泰在此是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安娜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

[119] Benson. *Women in Tolsto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81.
[120]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56。
[121] Harold Bloom. *Leo Tolstoy's Anna Karenin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p.55.

(一)對丈夫的背叛—第一個安娜的消逝

與丈夫結褵八年的安娜，在還未見到伏倫斯基前，對丈夫和家庭有著十足的關愛，只要卡列寧晚個五分鐘就寢，她就會注意並關心原因。依照卡列寧的認知，安娜對自己是敞開心靈的，兩人內在的關係雖稱不上愛情，卻也是親密的。直到在莫斯科回彼得堡的途中，伏倫斯基向安娜表示了深深的愛慕，安娜才突然察覺自己對丈夫的愛充滿了虛情假意，[123]而非發自真心的愛。當時俄國貴族女性大部分在很年輕的時候，由長輩安排婚姻，身分地位和財富是挑選對象第一要素。安娜同樣在年輕時被姑媽介紹給已經不年輕的政府要員卡列寧，然後接受求婚。她的嫂嫂陶麗(Долли)也是這樣一個例子：「我是怎麼出嫁，妳(指安娜)是知道的。我是我媽教養大的，不僅天真無知，而且非常糊塗；我什麼也不懂。」[124]因此這樣的婚姻可以說不是以愛情爲基礎，甚至一些純潔的妻子是完全沒有經歷過愛情的。

安娜亦是如此，然而她已爲人妻母，只能刻意排拒心中對愛情的憧憬。在小說的開頭，她對舞會表示興趣缺缺，穿著沉穩低調的黑色服裝，若非必要更不跳舞，稱職的站在高官夫人和一個母親的地位上。作者同時很諷刺地，讓安娜的第一次出場，就是要去爲出軌的哥哥斯捷潘．奧布朗斯基(Степан Аркадиевич Облонский)向嫂嫂說情，扮演一個家庭和事老的角色。但是當伏倫斯基毫不保留的對安娜表示愛慕，卻令安娜對原本的生活態度產生動搖。托爾斯泰藉由伏倫斯基來透析安娜與丈夫的關係：

> 他(伏倫斯基)看到那對夫妻(卡列寧夫婦)別後第一次見面，憑著一個有情人敏銳的眼力看出她和他說話多少帶點拘謹的神情。他暗下斷言：「不，她不愛他！她不會愛他的！」[125]

此時的安娜仍繼續努力控制著情感，想要回歸正規的生活，因爲伏倫斯基的出現雖使她振奮和高興，但是不道德的婚外之情也令她感到害怕。

由於伏倫斯基熱切的眼神使安娜心中另一個靈魂漸漸甦醒，對丈夫的愛

---

[122] Ibid. p53.
[123]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165。
[124] 同上註。頁 112。
[125] 同上註。頁 168。

幾乎化爲零，對家庭的愛也只剩下與兒子間的聯繫。卡列寧漸漸地在社交場合發現妻子與伏倫斯基相處過於密切，打算與妻子懇談之時，才發現安娜對自己的情感有所轉變，她用一貫活潑愉快的態度來應對，卻像是築起了一道牆，對丈夫原本開放的心靈永遠關閉了起來。不僅如此，安娜刻意忽略、想要忘記丈夫的存在，她不願多思考如何處理丈夫和情人的關係，或者是她逃避思考這件事，因爲她一想就感到害怕，尤其在她沉溺於與伏倫斯基的情慾之後。

> 可是在夢裡，在她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緒時，她的境況以很不成體統的形式赤裸裸地出現在她的面前。她幾乎夜夜都做同一個夢：她夢見，兩個人一塊兒做她的丈夫，兩個人都拼命和她親熱。卡列寧哭著吻她的雙手，並且說：「現在多麼幸福呀！」伏倫斯基也在這兒，他也是她的丈夫。她覺得奇怪，不知道以前她為什麼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她笑著對他們說，這樣簡單多了，這樣他們兩個人就都滿意，都幸福了。但是這個噩夢般的夢境常常使她憋的透不過氣來；她總是帶著恐懼的心情醒來。[126]

小說一開頭即顯示了安娜充滿矛盾情緒的形象，[127]她勸陶麗原諒哥哥，說上流社會男女間一時的私通是可以饒恕的，然而當她自己周旋於丈夫與情人之間時，卻又對欺瞞和坦承同時感到恐懼，原本的安娜對不倫之戀是厭惡的，她一想到如夢境中的情景便惴惴不安，但是又無法克制自己渴求情慾的靈魂，也沒有勇氣把自己與伏倫斯基的關係向丈夫攤牌。

伏倫斯基在賽馬比賽中意外落馬，促使安娜一時激動向卡列寧坦承婚外情，她說出了對卡列寧的情感：「我討厭您、怕您、恨您……」[128]因爲丈夫的存在使她無法得到戀愛的自由。同時也因爲懷了伏倫斯基的孩子，她期待與丈夫完全脫離關係，如此才能擺脫虛假的婚姻，不必再欺騙隱瞞，也能自由與伏倫斯基相愛，只是兩者相較之下，此刻在安娜心中，與伏倫斯基的情慾比其他事務更爲重要，因爲丈夫才離開不久，她便想起與伏倫斯基間的熱情：「她想起上次約會的種種情形，血就沸騰起來。」[129]等到第二天，安娜才開始認真思考自己所處的劣勢，想到失去婚姻連帶失去的

---

[126] 同上註。頁 223-224。
[127] Benson, *Women in Tolsto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81。
[128] 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325。
[129] 同上註。頁 326。

身分地位和兒子的尊敬，感到自己的作爲帶來了恥辱。從這段矛盾心理的描述，可發現安娜情慾的一面已佔了上風，然而卻爲安娜帶來了更不幸的處境。

卡列寧不願意離婚，並要求安娜不得再與伏倫斯基見面，使安娜更爲痛苦。婚姻在表面上是保住了，卻成了一種束縛，卡列寧在安娜的心中，則成爲一個真正多餘的人，幸福的絆腳石，整段婚姻對安娜來說，如同牢獄一般：「大家都不知道，八年來他怎樣摧殘我的生命……。他從來沒有想過，我是一個活的女人，是需要愛情的。」[130]安娜的心靈此時完全被渴求自由愛情的欲望主導，她痛恨丈夫殘酷的以兒子作威脅，要求維持虛僞的婚姻，然而她不得不承認丈夫對她的指責是有道理的，渴望愛情的安娜是厭惡卡列寧的，而安娜心中原本的自己則充滿著內咎。

接著在生產完後，安娜發著高燒，囈語不斷，陷於痛苦和恐懼之中，在死之前她只求丈夫寬恕自己。這個安娜很明顯是原本的安娜，受著良心的責備，她的痛苦與恐懼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因此她決定以死亡來結束這樣的不堪。當卡列寧表示已經原諒了兩人，安娜便準備死去：

>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她說起來：「現在一切都好了。不過多少要把腿伸一伸。就這樣，這樣就很好了。……」[131]

原本的安娜把丈夫推崇到聖人的地位，然後準備好迎接死亡。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渴望愛情的另一個安娜存活了下來。自此以後，安娜對卡列寧的情感只有恨。

(二)安娜與伏倫斯基的愛情與情慾—第二個安娜的崛起與毀滅

伏倫斯基看到安娜的第一眼，就發現她臉上有一股「被壓抑著的生氣」，她「有意收斂起眼裡的光采，但那光采卻不聽她的」，[132]預示了這位彼得堡的貴婦人對愛情的壓抑與渴求。一般認爲是伏倫斯基的熱烈追求，使安娜放棄家庭而接受愛情。然而從托爾斯泰的描述中可看到，安娜渴望愛情的心靈，是一直在心底蟄伏著，等待時機破繭而出：

---

[130]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86。
[131]同上註。頁 258。
[132]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102。

伏倫斯基跟著列車員朝車廂裡走去。他在門口停下來，給一位下車的太太讓路。伏倫斯基憑著社交界人素有的眼力，只對這位太太的外貌瞥了一眼，就斷定她是上流社會的人。他道了一聲歉，就要朝車廂裡走去，可是覺得還需要再看她一眼，不是因為她長得很美，不是因為她的整個身姿所顯露出的嫵媚和優雅的風韻，而是因為經過他的身邊時，她那可愛的臉的表情中有一種特別溫柔、特別親切的意味兒。當他回頭看時，她也轉過頭來。她那雙明亮、在濃密的睫毛下面顯得烏黑的灰眼睛親切而留神地注視著他，像是在認他，接著又立刻轉向走來的人群，像是要尋找什麼人。[133]

安娜與伏倫斯基公爵夫人(伏倫斯基的母親)在火車裡一路上暢談著各自的兒子，或許伏倫斯基公爵夫人也像安娜一樣，也會隨身帶著兒子的照片給別人看，伏倫斯基之於安娜，不是陌生的人，甚至安娜心中可能已經對這個有著「英雄」[134]事蹟的年輕軍官產生好感，因此一下火車，便認出了伏倫斯基，並且用溫柔親切的眼光看了他，就是這樣的眼光和微笑，引起了伏倫斯基的興趣，並鼓舞了他向安娜追求的勇氣。

在莫斯科的第一個夜晚，安娜與伏倫斯基都來到了一個盛大的舞會上。安娜原本婉拒跳舞，並且對舞會不熱衷，因爲她認爲在舞會上最幸福的事情，是未婚的年輕女子在這樣的社交場合接受男子的仰慕，而安娜從未經歷過，就進入了婚姻。沒想到這樣的幸福，安娜卻在這次的舞會上得到了，她接受了伏倫斯基的邀舞，看見對方爲自己著迷。英俊挺拔的伏倫斯基完全傾倒於安娜，被安娜吸引住，安娜的眼睛「迸射出喜悅的光芒，那朱唇也浮起幸福的微笑」[135]。就是這種幸福，喚醒了沉睡在安娜內心渴望愛情的靈魂，兩人的眼神互相燃起了對方心中的愛情。

從舞會後到返回彼得堡家中，即使伏倫斯基大膽的求愛，安娜仍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可以明顯的看出她的心思已經全亂，對原來在乎的事情不在乎了，喜好的社交圈也有改變，變得經常出入伏倫斯基所在的交際場所。伏倫斯基也追隨著安娜，傾訴自己的愛情。安娜漸漸明白，自己

[133] 同上註。頁 102。
[134] 同上註。頁 121。
[135] 同上註。頁 132。

抗拒不了這種幸福喜悅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已成爲她生活中的全部興趣。這樣的愛情維持了一年，終究轉爲情慾，安娜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心情更是錯綜複雜。

> 她覺得，此時此刻無法用言語來表達這種進入新生活時的羞愧、喜悅和恐懼的心情，她也不願意說出這種心情，不願意用不確定的言語把這種心情褻瀆了。

對伏倫斯基來說，情慾是他渴望已久的欲望之一，甚至超越其他欲望。對安娜來說，情慾的發生才是罪惡的開始，然而這情慾是屬於這種愛情的一部分，她雖然羞愧、害怕，卻沒有阻止它發生，也沒有後悔，更不會如卡列寧所指望的回歸正途，反而越陷越深。

緊接著安娜懷孕、向卡列寧坦承不倫之情，卡列寧對待安娜的態度和處理的方法導致她夾在兒子和愛人中間無法取捨，在這樣的痛苦中，安娜開始想以死亡得到解脫。托爾斯泰安排伏倫斯基與安娜做了相似的夢，夢中一個矮小骯髒、滿臉鬍渣的漢子，嘴裡嘟噥著法語，詭異的情景暗示了死亡，而安娜與伏倫斯基兩人也都真的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瀕死時的安娜拋開了情慾，請求卡列寧寬恕自己，伏倫斯基也因爲羞愧，舉槍傷了自己。如先前所提及，渴望愛情的安娜存活了下來，而伏倫斯基經過這麼一回死亡，反而更心安理得。兩人各自離開家庭與軍職，到國外共度生活。

到了這時，安娜已經全心全意爲愛伏倫斯基而活，愛所有伏倫斯基做的事，也迎合伏倫斯基的喜好打扮，兩人過著甜蜜的日子。可是一回到國內，安娜就有了改變，情緒上出現令伏倫斯基無法理解的變化：

> 有時她似乎很愛他，有時卻變得很冷淡、愛發脾氣、心事重重。

由於安娜的身分改變，社交界的大門對她永遠關閉，與兒子相見又十分困難，這樣的不幸主要是由伏倫斯基造成的，所以對伏倫斯基有些惱怒。然而安娜是如此深愛伏倫斯基。她愈加體會伏倫斯基是她的唯一，害怕失去他的心理也愈加強烈。每當伏倫斯基外出，安娜便寂寞難耐，懷疑伏倫斯基對自己的愛變淡了，或是又愛上別的女人，於是更努力以愛情和美貌吸引伏倫斯基。伏倫斯基不喜歡安娜想要馴服自己的態度，也討厭她的猜疑和嫉妒，兩人經常口角，加上社會的壓力，即使伏倫斯基仍愛著安娜，還是對這樣的生活感到厭煩。

猜忌、寂寞及害怕失去伏倫斯基的恐懼使安娜發狂，對生活的不滿發洩在伏倫斯基身上。伏倫斯基無可奈何，只好打算置之不理，此舉正好讓安娜確信已經失去了愛情，陷入絕望。她亂了方寸，開始胡思亂想，想要懲罰伏倫斯基，她的思緒雖然雜亂，卻清楚明白的意識到自己用一切換來的愛，不但沒有讓她得到幸福，反而使她痛苦不堪。安娜此時仍愛著伏倫斯基，但是也恨他，兩種強烈的情感致使安娜最後決定毀滅自己，以擺脫一切痛苦，於是安娜趁火車開動時跳下鐵軌，結束了生命。而伏倫斯基在處於瘋狂虛脫狀態的兩個多月後，抱著終身的遺憾去參加塞爾維亞戰爭。

安娜的第一次死亡，是因爲她無法壓抑情慾，選擇了墮落的道路。第二次的自我毀滅，則是由於她看清了愛情的本質，無法承受繼續活下去的痛苦。

二、安娜在社交圈的處境

十九世紀俄國貴族社會男女間的私通，乃托爾斯泰屢屢詬病與不齒的行爲，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同樣描述了多位貴族男女在婚姻之外另有情婦和姘夫的情形，用意是反映社會道德脫序的行爲。他描寫伏倫斯基把社交圈裡的人分爲完全相反的兩類：一類是恪守道德規範，過著嚴謹有條理的生活，這一類的人是低級、愚蠢、可笑的；另一類的人是「風流的、漂亮的、慷慨的、勇敢的、快活的，沉湎於情慾之中而不臉紅，對其他一切付之一笑，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136]例如：一直在伏倫斯基與安娜間居中牽線的培特西公爵夫人(Княгиня Бетси)便是一個眾所皆知的放蕩女子，認爲除了丈夫之外另有情人是很正常的事，因此很樂意看到自己的堂弟伏倫斯基與高貴的安娜發展戀情。婚外情在培特西的週遭比比皆是，她認爲這是再正常不過了，所以當安娜不了解某小姐與某先生的關係時，平時不愛笑的培特西竟放聲大笑，直說安娜天真。此外，卡列寧的好友李迪雅伯爵夫人在婚後兩個月，丈夫另結新歡，然而他們卻仍維持婚姻，各自尋找一個接一個的情人。反觀美麗的安娜，她安分的與丈夫過了八年

[136]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180。

家庭生活，一向有正派的美稱，反倒引起其他一些年輕女士的妒忌，認爲安娜是假道學，以致後來對於安娜的醜聞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她們已經準備了不少泥塊，一旦時機來到，就會朝她身上扔去」。[137]

貴族女性在外有情夫是被默許的，而男性違反一夫一妻制更被視作自然。小說一開頭， 安娜的哥哥奧布朗斯基就因爲勾搭上家庭女教師而引起一場家庭風暴，作者巧妙地安排，讓安娜到莫斯科當調停者時結識伏倫斯基，與整部小說形成諷刺的對比。對於哥哥出軌的事，安娜雖然很同情嫂嫂陶麗，卻也認爲事情不嚴重，只是陶麗「太認真了」。[138]奧布朗斯基認識的人中更不乏對婚姻不忠的人，像是負債累累但仍養著兩個情婦的克利夫卓夫；[139]還有一位契岑斯基公爵，除了正室妻兒外還有一個非法的家庭，甚至常帶已經長大的兒子到第二個家庭去，想讓兒子多長點見識。未婚的年輕男士則以追求上流社會已婚女子爲榮，伏倫斯基與安娜的戀情就是許多青年人所羨慕的，他的母親一開始也很贊成這種上流社會的風流韻事，認爲「能讓一個漂亮的年輕人增光」，[140]同時也覺得像安娜如此高貴美麗的女子就應該這樣。當伏倫斯基的母親知道兒子與安娜間的愛情並非一般社交界讚賞的曖昧關係，而是拋棄家庭和不顧功名的狂戀時，對兩人極爲不滿，認爲安娜殘害了伏倫斯基，甚至在安娜死後仍然無法消除恨意，直說安娜是壞女人。離開家庭與伏倫斯基姘居的安娜身在如此的社會型態中，是極不受婦女界歡迎的對象，連當初撮合安娜與伏倫斯基的培特西也不願與未離婚的安娜往來。尤其當安娜打扮艷麗出現在戲院時，不但使所有人驚愕，更招來侮辱的言語，因爲「這意味著不僅承認自己的墮落女人的地位，而且是向社交界挑戰，也就是永遠和社交界決裂。」[141]

安娜經常想到自己的處境，想到自己與別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說謊，也或者是以此來寬慰自己；她也多次提到除了伏倫斯基外，她什麼也沒了。然而一直到戲院事件，她才真正感受到完全被上流社會排擠在外。但是伏倫斯基卻能自由進出社交界。只要伏倫斯基一外出，她便覺得寂寞

---

[137]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69。
[138] 同上註，頁 171。
[139]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3。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61。
[140] 同註 136。頁 269。
[141]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438。

而害怕，當她在戲院受辱後，更是清楚明白了一點：如果伏倫斯基不再愛她，她便會完全毀滅。於是心中對於這個始作俑者產生了一股怨恨。

「怪你，全怪你！」她站起來，含著絕望和怨恨的淚水叫道。[142]安娜的埋怨並非沒有道理，她用家庭和社會地位換取伏倫斯基的愛，所以十分害怕失去自己不顧一切換來的愛情。伏倫斯基雖然也同樣爲愛痴狂，可是他仍保有自己的社交圈，在愛情之外仍發展其他的興趣。因此安娜與小說中其他人真正不同之處，是在於她完完全全的愛一個人。[143]正是這種專注的愛，將安娜從社會中心推向邊緣，推向死胡同裡。[144]

貳、違背女性理想標準

從安娜所處的環境來看，已婚的她拋開貴族身份與愛人姘居，是造成她毀滅的原因。托爾斯泰觀察社會情慾的亂象，描繪安娜不顧一切的愛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然無法走出活路。此外，托爾斯泰亦將自己對女性的觀點反映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身上，讓理想女性與墮落女性相互對比，例如：敘述陶麗(理想女性)探望安娜(墮落女性)時，藉由看到安娜的思想行爲與處境，使原本對家庭有些疲累的陶麗重新熱愛起自己的小天地。而選擇墮落道路的安娜，將會越走越偏狹，直到不歸之路。以下將分析托爾斯泰爲何讓安娜終究以悲劇收場。

一、對丈夫的背棄

托爾斯泰對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是有極高的要求的，如本論文第三章所提及，女性應在家庭中照顧小孩，不論是自己的，或是家中其他人的孩子。再者，身爲妻子的女性，還應該要追隨丈夫的思想，將丈夫的看法當成自己的觀點。安娜的丈夫卡列寧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官員，然而安娜對於丈夫的態度，既沒有熱烈的愛與景仰，甚至是她自己後來所察覺的「虛

---

[142]同上註。頁 446。

[143] Harold Bloom. *Leo Tolstoy's Anna Karenin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48.

[144]Holbrook David. *Tolstoy, Woman, and Death. A Study of War and Peace and Anna Karenina*. Madison, N.J. :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 Cranbury, N.J.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 P.188.

情假意」。[145]她曾關心丈夫，爲家庭、孩子付出，不過安娜隱約覺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摧殘，[146]這樣的想法是漸漸浮現出來，越來越強烈的。從托爾斯泰的描寫可以看出，婚後的安娜即使扮演著一個賢妻良母的角色，卻因爲心中潛藏著這種對生活不滿的情緒，而無法達到托爾斯泰的滿分標準。當安娜選擇背叛丈夫，與伏倫斯基偷偷往來，對托爾斯泰而言，更是道德的淪喪。

安娜得到產褥熱瀕死之際，得到了丈夫的寬恕。病癒後，卡列寧認爲，即使兩人不相愛，也應維持現狀，因爲律法規定，除非卡列寧提出妻子通姦，否則就不能離婚；而卡列寧是無法這麼做，離婚結果只會使自己與妻子受辱。此外，依教會的規定，丈夫在世時，妻子是不可以再婚，這樣一來安娜與伏倫斯基既不能合法的結合,他們的孩子也將無法有合法的身分。

> 同意離婚，給她自由，他認為那就是斷絕他的生活和他眷戀的兩個孩子的最後聯繫，而對她來說，就是斷絕她走正路的最後動力，使她毀滅。[147]

卡列寧的寬厚與安娜墮落而偏狹的思想形成了對比，安娜在擔心失去兒子的情況下，放棄了離婚的要求，並且拋下兒子，與伏倫斯基私奔。

安娜不願意在卡列寧的家中扮演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與伏倫斯基生活時，也不是一個稱職的女主人。當陶麗去探望與伏倫斯基同住的安娜時，發現屋子裡外都是由伏倫斯基打理，安娜卻像客人一般地享用，整日穿著高雅的服飾，過著豪華的生活。這樣的態度與托爾斯泰理想中的女性(小說中的吉娣與另一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收起自己的魅力、不打扮、全心爲家務付出的形象可說完全相反。此外，安娜對於伏倫斯基的事業也有所妨礙，她不願伏倫斯基花太多時間在公職之上，尤其是因爲出差而離開自己身邊。像這樣的女性在托爾斯泰來說是十分負面的，她既怨恨、背叛自己的丈夫，又不能像契訶夫所寫的《可愛的女人》中的奧蓮卡一般，竭盡一切熱情去幫助自己所愛的男性。以一個女性來說，安娜的作爲是絕對不受托爾斯泰所贊同的。

---

[145]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165。
[146] 力岡譯。《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86。
[147] 同上註。頁 282。

二、母職的喪失

托爾斯泰在描寫安娜情慾轉變的過程中，也不忘提及另一個受害者，安娜的兒子謝遼沙(Сережа)，由於母親的離開，變得如孤兒一般。安娜對謝遼沙的愛是毋庸置疑的，小說開頭就已提示安娜把兒子放在家而獨自前往莫斯科的不捨，到了哥哥家後仍拿出隨身攜帶的照片觀看，對謝遼沙念念不忘。她的母愛連陶麗的孩子們都感受得到，所以非常喜歡安娜。然而安娜的情慾一被挑起，母愛的本性就被掩蓋住，不禁令人覺得安娜對兒子的愛，只顯示了她對愛(愛人與被愛)的渴望，所以當她對兒子深切的母愛被情慾佔去後，就會對現實中的兒子湧現出近似幻滅的感覺。純潔的孩子就像是道德的指針，當安娜的情感與心思轉移到伏倫斯基身上時，陶麗的孩子立刻就察覺到了；謝遼沙同樣也像是羅盤一般，安娜只要看到他，就能看到自己偏離道德的正軌有多遠，只要想到兒子，就對自己的作爲感到害怕，所以安娜和伏倫斯基都害怕看到謝遼沙，害怕面對自己的錯誤，「要承認自己誤入歧途，就等於承認自己滅亡」。[148]

安娜選擇了愛情，放棄了謝遼沙，但是謝遼沙仍熱愛母親，期待再次見到母親。然而再次相聚卻是匆促的片刻，謝遼沙還因此生了重病，自此之後謝遼沙漸漸不再思念母親，他從大人們那裡隱約得知母親犯了錯，知道自己命定將只有父親，便壓抑所有思念母親的想法，他成了大孩子，不再完全天真，小孩特有的純真已經從他身上被永久地毀滅了。[149]謝遼沙的情形與托爾斯泰自身的經歷相似，托爾斯泰在嬰兒時期母親便過世，缺乏母愛使他總覺得欠缺一些東西，因此即使小說中安娜深愛著兒子，然而最後仍做出離開兒子的決定，對托爾斯泰來說，是不可原諒的，也就是說，安娜選擇愛情而放棄兒子，註定讓她走向死亡的結局，其中亦含有托爾斯泰「報復母親遺棄孩子」的成分。[150]

---

[148]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87。
[149] Holbrook David, *Tolstoy，Woman，and Death　A Study of War and Peace and Anna Karenina,* Madison, N.J. :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 Cranbury, N.J.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P.241.
[150] Ibid.

安娜對於第二個孩子，與伏倫斯基所生的女兒安妮顯得漠不關心，只是覺得孩子可愛，而不親自餵養，不清楚孩子長了幾顆牙，連要拿個玩具也找不到。

> 但是一看到這女孩兒，她就更清楚了，她對這孩兒的情感和她對謝遼沙的相比，簡直說不上愛。這女孩處處可愛，但這一切不知道為什麼都抓不住她的心。對第一個孩子，她傾注了沒有得到樂趣的全部愛的力量；這女孩兒生在最艱苦的境況下，她為她花的心血卻還不及為第一個孩子花的心血的百分之一。[151]

托爾斯泰描述安娜將所有的精神與氣力，全數放在保住伏倫斯基的愛上，她只想要緊緊抓牢伏倫斯基，讓他完全屬於自己，尤其想用美貌來抓住伏倫斯基的心，所以安娜不再生育孩子，怕生育孩子會讓她失去美貌。托爾斯泰對此十分的憎惡，他原本就認爲生育是女性的天職，若是刻意避免懷孕，便是徹底墮落，完全悖逆於道德的。[152]因此安娜走向死亡，除了由於她自己無法承受失去愛情的痛苦，從托爾斯泰的兩性觀來看，這樣的女性也是必須被毀滅的。

三、品格上的缺點

當情慾在安娜心中蠢蠢欲動時，就已暗示安娜會走向墮落。墮落的女性總是給予人妖魔的形象，就如同《創世紀》中的夏娃，由於自己的墮落，而想引誘別人一起墮落。在小說一開頭的舞會中，安娜與伏倫斯基共舞時，吉娣發現安娜有種「與眾不同、妖魔般、格外迷人的魅力」，[153]這種魅力誘惑了伏倫斯基，使伏倫斯基心悅臣服。後來當安娜開始懷疑伏倫斯基對自己的愛消退時，這種眼神及魅惑力又再度出現，對伏倫斯基的朋友和來訪的男士表現得又快活、又親切、又像在賣弄風情，她認爲只要自己還有人垂青，伏倫斯基就會更愛她、更珍惜她。在一次與伏倫斯基的口角後，恰巧遇到列文來訪，安娜以同樣的心態勾引列文：

> 儘管一個晚上她都在無意識地(最近一個時期，她對待年輕男子都是這樣)施展渾身魅力，挑動列文對她迷戀，儘管她也知道，她已

[151]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431。
[152] Benson. *Women in Tolsto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93.
[153]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1。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135。

經使一個正派的已婚男子迷戀到一個晚上能夠迷戀的最高程度，儘管她也喜歡他，可是等他一出門，她就不再想他了。[154]

安娜無非是想證明自己的魅力，才能以此向伏倫斯基索討熱情的愛。托爾斯泰認爲男女間一時激情的愛戀是不可能永遠存在的，這種愛總是很快就會消失；若是在婚姻中，這種愛則會轉變爲對家庭的付出與犧牲。然而安娜已被情慾控制了理智，無法看清、體會這一點，因此只能永遠處在擔心失去愛情的恐懼中。

除了以美貌來誘惑男性，安娜還時常有妒忌的心理，使得自己最後陷入瘋狂的狀態。安娜原本期待與伏倫斯基共度充滿愛情與幸福的日子，然而這樣的情形持續沒有多久，安娜不僅明顯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中處境的艱難，還因此在心理層面產生對伏倫斯基的不滿。她妒忌伏倫斯基不曾體會自己的痛苦，不用像她一樣孤獨，因此經常無法控制情緒地與伏倫斯基發生口角，就像被心中的惡魔消滅了心志一般。除了兩人在社會的處境不同之外，伏倫斯基的母親想撮合他與另一位公爵小姐結婚，使安娜更惱恨，她原本就擔心伏倫斯基移情別戀，所以經常沒有理由的感到妒忌：

她不是因為他愛別的女人而嫉恨，而是因為他的愛情淡薄了。她還沒有嫉恨的對象，就尋找嫉恨的對象。她常常憑一點點形跡，嫉恨了這個女人，又嫉恨那個女人。有時候她嫉恨那些下流女人，因為他在過獨身生活時和她們有過舊情，現在很容易再勾搭上；有時她嫉恨那些上流社會的女人，因為他也可能遇到她們；有時候她嫉恨她憑空想像出來的一位姑娘，認為他想拋掉她，去和那姑娘結婚。[155]

「上帝想毀滅誰，就叫誰喪失理智。」[156]卡列寧的這句話正好道出了安娜此時的狀態。回頭看小說一開頭，陶麗發現丈夫外遇時所表現出的情緒，是傷心和失望，但是仍愛著孩子，因此也不可能恨丈夫。反觀安娜所表現出的是近乎歇斯底里、嫉恨，最後以自殺來懲罰伏倫斯基。從兩者反應的不同，可以比較出托爾斯泰對待道德上站在正負兩端的女性，有其不同的標準，而安娜證明了選擇墮落者，就會繼續墮落下去，並且招致更多

[154] 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3。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25。
[155] 同上註。頁 276。
[156] 力岡譯，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v.2。台北：林鬱文化，1996，頁 251。

的不幸。

第二節 克洛采奏鳴曲

女性對於托爾斯泰而言一向是不可或缺，卻又讓托爾斯泰充滿道德的矛盾，直到老年，托爾斯泰的兩性觀仍未停止改變。小說《克洛采奏鳴曲》是在托爾斯泰六十二歲時發表，隱含了他特有的兩性觀，小說的跋則是更明確表達了他寫這部小說的用意，也就是「貞潔」與「淫亂」的對立。內容由敘事者描述在火車上遇到一個自稱波茲德內舍夫的男子，因聽到火車上的人們在討論婚姻與愛情的議題而前來攀談，還表明自己曾由於殺妻入獄，但無罪開釋。後來波茲德內舍夫又與敘事者徹夜長談，述說自己與妻子如何進入婚姻，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最後妻子出軌導致他憤而殺妻的歷程。

波茲德內夫直截了當地批判社會在兩性關係上的淫亂，許多是爲了享樂而不顧貞潔，連婚姻都只是爲了性、沒有愛，因而造成婚姻的不幸。本節第一部份將整理出波茲德內舍夫對於兩性在社會中共處，相互以性爲利益交換的觀點。此乃托爾斯泰藉由波茲德內舍夫所反映當時社會的亂象，妻子的出軌與殺妻，則是在這樣的社會及婚姻中可能會發生的事，托爾斯泰就是在現實生活中聽聞了相似的殺妻事件而寫了這部中篇小說。[157]此外，本節第二部份將探討及列舉托爾斯泰在《克洛采奏鳴曲》中對女性的看法，這些論述表現出了他中後期對女性價值的評估，充滿了主導讀者的意識，[158]也使得這部小說成爲後世公認托爾斯泰厭女思想的代表作，[159]而殺妻情節背後所包含托爾斯泰的道德觀及厭女觀則爲本節最後將探討的重

---

[157] 張會森等譯，托爾斯塔婭著。《托爾斯泰夫人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89。

他(指托爾斯泰)是受安德列耶夫-布爾拉克的啟發決定寫這個故事的。安德列耶夫-布爾拉克是位演員和卓越的講故事的能手。他向列夫．尼可拉維奇轉述了他在火車上聽一位先生講的他妻子變節的不幸的故事。廖瓦契卡利用了這個情節。

[158] Holbrook David, *Tolstoy，Woman，and Death: A Study of War and Peace and Anna Karenina,* Madison, N.J. :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 Cranbury, N.J.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 P.258

[159] 劉心華著。＜俄國古典文學中的厭女情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2005，頁 116。

點。

壹、波茲德內舍夫對兩性社會的看法

托爾斯泰在《克洛采奏鳴曲中》首先要表達的是當時社會對男女關係不正當的觀念。小說開頭火車內的場景即點出了時代的不同與男女之間相處觀點的相歧：代表上一代的老商人認爲應以暴力管教妻子，使妻子害怕、聽話，「夏娃，也就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過去是這樣，直到世界末日也是這樣。」[160]然而托爾斯泰並不贊成傳統觀念中只有女性應在家堅守貞節，而男性卻可在外尋歡作樂，因此立即以小說中敘事者的身分反駁老商人。[161]另外，代表新思潮的女乘客提出了婚姻應建築在愛情的基礎之上，「沒有愛情的婚姻不是真正的婚姻」；[162]此時書中主角波茲德內舍夫忍不住以自身經歷來質疑這種愛情使婚姻聖潔而永恆的說法，駁斥以愛情之名來詩意化肉體之愛。接著，他自我分析起殺妻事件的始末，首先要歸咎的就是社會上的淫亂制度。

一、婚前的合法淫亂

一直到殺了妻子，在牢裡候審時，波茲德內舍夫才琢磨出這整個事件是基於自己身陷情慾的後果。如同托爾斯泰對貞潔的看法：男女雙方最好能永遠保持貞潔(見第三章第二節)。波茲德內舍夫時刻因年輕時受到朋友的慫恿，玷汙了自己的童貞而深感懊悔，他爲墮落而苦惱，卻又因爲社會的允許及鼓勵而繼續沉緬其中。波茲德內舍夫提出了這整個事件的禍源—淫亂。在他的生活圈中男性婚前性行爲很普遍，對象或者是妓女，或者是家裡的女僕和別人的妻子。不但所有人都覺得是正常，在醫學上還聲稱有益健康，政府更使這樣的行爲合法化，「它(政府)監督著妓院的正常活動，保證中學生們可以放心去淫亂」。[163]在這樣的環境下，波茲德內舍夫認爲自己成爲了一個永遠被毀壞了的人，一個爲了慾望而和女人發生關係的淫棍，如同酗酒者和吸毒者一樣，是屬於不正常的人。波茲德內舍夫進一步

[160] 許海燕譯。《克洛采奏鳴曲》。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27。
[161] 同上註。頁 29。
[162] 同上註。頁 30-31。
[163] 同上註。頁 43。

指出更卑鄙無恥的地方，是在於「跟一個女人發生了肉體關係，而又讓自己逃脫對這個女人道義上的關係」，[164]以金錢來解決道義上的責任，可是又道貌岸然的出現在社交場合，打扮得純潔而迷人，彷彿從未接觸過淫亂的生活。

在《克洛采奏鳴曲》的跋中，托爾斯泰明確的表示將性行爲當做健康所需，乃是錯誤的看法。[165]藉由波茲德內舍夫闡述社會淫亂現象，指責當代貴族忽視貞潔而縱容淫亂，甚至假藉科學的名義和金錢的補償將淫亂的行爲合理化。此點對於托爾斯泰來說，是使他自年輕時就深感不安的事實，「因爲不能因一部份人(男性)的健康而損和另一部分人(女性)的肉體和心靈，就像不能因一部份人的健康而喝另一部份的人的血一樣。」[166]也是托爾斯泰直到老年，每想起自己當年的虛僞與道德淪喪，便痛心與懊悔的原因，因而藉此作品沉痛地指責當時社會男女間習以爲常、不正當的關係與觀念。

二、婚姻的本質

爲了要終結荒淫的生活，托爾斯泰和波茲德內舍夫的共同作法就是結婚，過家庭生活，然而這不過是另一種虛假生活的開始。波茲德內舍夫描述淫棍們如何打扮、如何裝作從沒有過淫亂的過去以追求純潔的女孩。他沒有說明爲何只願物色最純潔的姑娘，而將重點放在人們對虛僞的習慣，使淫棍在覓求純潔姑娘的過程中，真的相信自己也是純潔的；而女孩的母親即使真正了解這些男人的行爲，也假裝相信這些來追求自己女兒的男人們是純潔的，爲的就是把女兒嫁出去，因此想盡各種方法來使男人上鉤。

波茲德內舍夫把婚前的戀愛形容爲陷阱，那些母親知道男人們需要的是肉體上的情慾，所以讓女兒穿著暴露的裝束賣弄風情，使男人們頭暈目眩的墜入情網。波茲德內舍夫以自己與未婚妻交往的無趣過程來證實所謂的愛情並非精神上的交會，而完全是肉體上的情慾。那些穿著流行性感服

[164] 同上註。頁 40。
[165] 草嬰譯。《克魯采奏鳴曲》。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頁 344。(文中爲跋中的第一點。本文引用小說的跋皆出自於此本書。)
[166] 同上註。頁 344。

飾、純潔無瑕的女孩，被成功的安排賣給了淫棍。這種婚姻對象的選擇根本就如同互設的騙局一般，波茲德內舍夫後來雖然把這看作是一個淫棍的報應，但從他在描述自己婚姻的許多話語來看，他對自己落入圈套頗有微詞，強調由於開頭的錯誤，致使兩人不可能合諧相處，處於永遠的敵對狀態，剩下的只有肉慾。

婚姻中的夫妻的性行爲並非人類自然的本性，波茲德內舍夫解釋，一個完全純潔的女孩絕對無法接受這樣的行爲，並且感到羞恥，因此婚姻只是給不想節慾的人縱慾的許可，婚姻中「除了性交之外，別無其他」，[167]所以當肉慾在婚姻中暫時中止，夫妻間空洞的真實關係便暴露出來。波茲德內舍夫敘述自己與妻子在婚姻中，隨著對慾望需要的頻率發生爭吵，然後再言歸於好，而這樣的和好，無非是肉慾掩蓋了兩人敵對的事實罷了，波茲德內舍夫在結婚初期就感受到了這種生活的可怕:「我上當了，事情的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結婚不僅不是幸福，而且還是某種很痛苦的事……」[168]他的妻子在婚前是個純潔的姑娘，婚後也發現了婚姻的卑劣本質，所以感到憂鬱、難受，兩人於是開始互相怨恨，「這種怨恨不是別的，正是人性對於壓抑它的獸性的一種抗議」。[169]

托爾斯泰和波茲德內舍夫一樣認爲婚姻中只有性而沒有愛(見第三章第四節)，更令托爾斯泰及其筆下的波茲德內舍夫感到可恥的是：妻子懷孕時，自己仍持續性生活來滿足自己。在《克洛采奏鳴曲》開頭，托爾斯泰以《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節作爲引文:「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而這句話中的「婦女」最主要說的就是自己的妻子，中年之後的托爾斯泰認爲即使一夫一妻也不應縱欲，對自己無法克制性慾感到十分可恥及憤怒，這樣的心情不僅反映在與妻子索菲亞的關係上，更明明白白的表達在《克洛采奏鳴曲》中。

貳、波茲德內舍夫對女性的論述

[167]同上註。頁 35。
[168]同上註。頁 73。
[169]同上註。頁 75。

托爾斯泰寫這篇小說雖然是爲了傳達的淫亂對人類尊嚴的損害，不過觀察《克洛采奏鳴曲》中議及男性之處，大致上僅爲肉慾的放縱，而對女性卻有更多方面的討論，認爲女性行爲與社會道德敗壞有更大的關聯。

一、女性獲得權力的方式

如前一小節所述，男人挑選女人是爲了肉慾，那麼女人爲何要迎合這樣的關係呢？波茲德內舍夫認爲這是女人獲得權力的方式，因爲在男性社會中無權的女性，爲了獲得補償，必須「通過肉慾來征服男人」、[170]「利用對我們(男人)的肉慾所具有的影響，把我們捕捉到她們的羅網中來實行報復」，[171]因此不論是上流社會的婦女或是妓女都穿著同樣直接引起肉慾的服飾來勾引男人。

> 一個女人只有把一個男人迷住了，她才能幸福，才能實現她所能希望的一切。因此，一個女人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會迷住男人，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這種狀況在少女時代是這樣，出嫁以後也仍是然是這樣。在少女時代，這是為了挑選未來的丈夫，而出嫁以後則是為了控制住自己的丈夫。[172]

波茲德內舍夫在這裡用「報復」來形容女性的心態，實則是將男性無法克制慾望的原因歸罪於女性，因爲就當時的俄國社會制度來看，找到未婚夫也確實是女性唯一的生活目標與出路，女性在男性社會中便是如此被教育。波茲德內舍夫對這一點是很明白的，他說：「婦女教育永遠必須符合男人對於婦女的觀點。」[173]即使男人們對婦女禮讓、給婦女權利、在大學和議會裡談論婦女解放，婦女在他們的心中仍舊是用來享樂的工具，和酒與歌唱同等地位，[174]波茲德內舍夫不諱言，男性只在自己允許的範圍內給予婦女權利，這就是女性的處境，從以前到現在，男人都從奴役婦女得到好處，因此不論有什麼樣的新式教育，在整個男性社會的大環境下，女性

---

[170] 同上註。頁 58。
[171] 同上註。頁 59。
[172] 同上註。頁 82。
[173] 同上註。頁 80。
[174] 同上註。頁 80。
Wein, Weiber und Gesang(美酒、女人和唱歌)—詩人在詩歌中就是這麼說的。

從小到大接受的教導和要求都應符合男性期望。波茲德內舍夫承認社會對女性是不公平的，但是卻不重視或同情女性，反而將受壓抑於男性社會中的女性說成如夏娃一般，因爲自己墮落而誘使男性跟著墮落。

二、母性職能

在本論文第三章曾提到托爾斯泰對母職的推崇，是女性最崇高的一面，但是《克洛采奏鳴曲》中的波茲德內舍夫則是認爲，母性能讓女性的地位由負轉爲零，也就是婦女的正面基本價值，因爲懷孕哺乳能控制女性的心性，所以在這一小節所要整理的就是波茲德內舍夫對女性懷孕與避孕的看法。

承前所述，波茲德內舍夫認爲女性利用男性的性慾作爲對男性的控制，因此要不斷勾引男性。但是人與動物一樣會懷孕，而他把婦女的懷孕及哺乳期看作是對婦女心性有幫助的，只有在懷孕和哺乳的期間，女性才會不賣弄風情。一旦婦女不懷孕了，或是不哺乳了，她便又要開始賣弄風情勾引男人。波茲德內舍夫描述，幸好妻子八年內連續懷了五胎，否則他將會爲妻子的風騷而受妒忌之苦。

此外，女性懷孕時若發生性行爲，對女人的心性將是極大的折損。當女人體內進行懷胎十月的偉大工作，或者是在餵養初生嬰兒時都需要消耗極大的體力及心力，如果此時仍與丈夫發生性行爲，也就是「做一個連牲畜都不如的人」，[175]就會出現歇斯底里的症狀，也就是所謂的中邪，「變成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歇斯底里的不幸女人」，因此會中邪的女性都是有丈夫的「娘兒們」(баба)，這些中邪的娘兒們也不會有精神上發展的可能。[176]在大多數的家庭中，女性都是如此「違反自己的天性」，以「粗暴」的作法令丈夫滿足，[177]甚至爲此，人們想出了避孕的方法。然而波茲德內舍夫避開了爲何在妻子懷孕時丈夫不拒絕肉慾的滿足、及如何克制肉慾的問題，轉而抨擊女性避孕與絕育的行爲，並以此來貶低女性的地位。

---

[175] 同上註。頁 76。
[176] 同上註。頁 82。
[177] 同上註。頁 76。

波茲德內舍夫指出,「牲畜只有在能夠繁殖後代的時候才交配，可是人類卻只要願意隨時都能行樂」，[178]他多次出言形容這樣是可恥、豬狗不如的行爲。更令他忿恨的，則是先進醫療科學爲了滿足人類的肉慾讓婦女實行避孕，也就是婦女的另一條出路，如此一來男人就可以放心的享用女人。波茲德內舍夫認爲，這樣的女人就是「道道地地的娼妓，墮落到了連牲畜都不如的程度」。[179]

婦女在醫生的幫助下，以爲了人類幸福的名義，暫時消滅了母親的機能(避孕)，這些醫生們甚至還把胎兒殺死在母親的腹中(墮胎)，或乾脆把母親殺死(結紮)。[180]波茲德內舍夫認爲醫生是幫兇，替婦女實行避孕的結果是害了許許多多的家庭，因爲婦女只要不懷孕，便會開始她從小被教育出來的習性—勾引男人，使女人變得淫蕩。

波茲德內舍夫的理論，使小說中的敘事者驚訝，因爲這是他前所未聞的，不過現實中這些論點必是托爾斯泰思考許久，並且深刻體悟出來的。波茲德內舍夫荒淫的前半生，直到找到了理想中的純潔女性爲妻才停止，幾乎與托爾斯泰如出一轍。托爾斯泰夫人生了十三個孩子，然而她也因身體不適，無法哺餵第一個孩子。托爾斯泰爲此發了脾氣，或許是在潛意識中擔心索菲亞因爲沒有哺乳而開始賣弄風情。再反觀小說中波茲德內舍夫審視女性的角度，可想而知，當他的妻子在母職上被認爲有所缺失時，便加倍顯示妻子在他心中的墮落，並成爲波茲德內舍夫殺妻事件背後累積的心理因素，也是他之所以會在描述殺妻原委時指責妻子的重點。

三、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在母職上的缺失

波茲德內舍夫已明白表示，婚姻中的雙方除了性以外別無其他的交集，敵視造成衝突一觸即發，他描述自己看到妻子的任何舉止都會覺得難看和厭惡，並認爲妻子經常蓄意挑起爭端。他原本認爲等到兩人有孩子後

[178] 同上註。頁 78。
[179] 同上註。頁 82。
[180] 同上註。頁 85。

情況會好轉，沒想到有了子女後的婚姻生活，讓他更進一步產生了對妻子的鄙視。最初的起因是妻子無法爲第一個孩子哺乳，因爲她的身體不好，「可愛的醫生們認爲她不應該餵奶」，[181]母親產後自然哺育嬰兒的行爲被破壞後，不僅引起妻子精神上的煩躁，且由於脫離母職恢復了賣弄風騷的本性，使波茲德內舍夫因妒忌而痛苦。波茲德內舍夫還推論出：妻子如此輕易的拋棄了母親的道德責任，她將來必定也能輕易的拋棄夫妻間的責任。除此之外，波茲德內舍夫認爲妻子利用孩子控制自己。她先是裝作爲了孩子寢食不安，受盡苦頭；待孩子們稍微長大了，任何一點狀況，像是孩子的健康、教養問題，都能成爲爭吵的理由。

由妻子餵養孩子的行爲與態度，波茲德內舍夫看出了妻子的自私及對信仰的不堅定。首先他點出大多數母親都承認孩子對她們來說苦大於樂，孩子的可愛產生的快樂抵不上爲孩子擔憂帶來的折磨，因此她們寧可沒有孩子。波茲德內舍夫覺得這是自私，而非愛，這些婦女們有愛和哺育孩子的動物性本能，卻不能如動物般不去擔憂，例如動物是無法預知疾病的，而牠們仍然依照必須做的去照料幼崽，但是對於這些不幸的女人來說，每天都從不同的地方聽來不同餵養小孩的方式，每星期了解新的教育，又要時刻擔心沒有聽從醫生建議會被傳染到疾病，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當然備受煎熬，因爲她們聽得太多，也想得太多。波茲德內夫說：「如果她完全是個動物，她也就不會痛苦了；如果她完全是個人，她就會相信上帝，……」[182]相信上帝的人，就會知道生與死應聽從上帝，誰也沒有能力控制的。而他的妻子卻整天爲孩子的事瞎操心，使得生活中不斷出現新的忙碌和痛苦。

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不僅在母職上的表現不令丈夫滿意，後來還聽從醫師指示實行避孕，讓波茲德內舍夫更加反感。托爾斯泰在跋中的第三點提到對避孕的看法：

> 使用避孕方法之所以不好，第一因為這使人們逃避對孩子(作為肉體愛的贖罪)的關懷和操勞，第二因為這是一種近乎違反人類良心的行為—謀殺。[183]

---

[181] 同上註。頁 83。
[182] 同上註。頁 92。
[183] 草嬰譯，托爾斯泰著。《克魯采奏鳴曲》。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頁 348。

對於波茲德內舍夫來說，妻子的避孕，像是把孩子當做累贅，同時使得性行爲失去了唯一的藉口—傳宗接代，令波茲德內舍夫覺得生活更加醜惡了。而避孕的結果，讓三十歲的妻子不但健康好轉，還變得美麗，「出現了一種挑逗性的美，令人心盪神怡」，[184]波茲德內舍夫還認爲妻子如復活了一般，花在孩子上的時間不如以前，反而越來越關注自己的外表和快樂，開始憧憬、期待新的愛情，緊接著波茲德內舍夫一直妒忌、擔心的情況便發生了，也就是整個殺妻事件的導火線—妻子的出軌。

参、殺妻悲劇的過程與心理

一、殺妻的原因

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在因爲避孕有所轉變後，開始入迷起從前學過的鋼琴，就在此之際，正好一個舊識的小提琴手特魯哈切夫斯基(Трухачевский)來訪，波茲德內舍夫不喜歡這個人，卻仍引薦他與妻子相見，甚至鼓勵兩人一同演奏。他如此形容特魯哈切夫斯基與自己妻子間無形的交流：

> 我看到，從他們第一次見面開始，她的眼神就煥發出一種特別的光彩，而且，大概是由於我的醋意吧，我看到，他倆之間好像通了電似的，總是出現相同的表情、眼神和微笑。她臉紅，他也臉紅；她微笑，他也微笑。[185]

波茲德內舍夫強調，即使沒有這個人出現，妻子也會和別人發生同樣的事。對於妻子和特魯哈切夫斯基若有似無的曖昧，波茲德內舍夫既妒忌又憎恨，認爲妻子缺乏自制力，然而他仍爲了顯示自己有氣度，繼續邀請特魯哈切夫斯基與妻子共同演奏。

但在外人背後，波茲德內舍夫對妻子發了脾氣。經過了一夜的和好，妻子也說明自己不可能自貶身價，加上演奏會很妥當的結束，波茲德內舍夫才控制住內心如野獸般的妒忌心，放心離家出差。可是在接到妻子來信，提及特魯哈切夫斯基來訪時，波茲德內舍夫又開始深信兩人有染，因爲他

---

[184] 同上註。頁 100。
[185] 同上註。頁 113-114。

十分確定男女的相近純粹是爲了情慾，還直接表明「我就是爲了這事才同她結婚的」、「我需要在她身上得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這個」，[186]並且認爲妻子早已恢復了誘惑男人的本性，如同動物一般阻擋不了。波茲德內舍夫立即趕回家，在路上不斷的想像各種妻子不貞的畫面，而且越想越逼真，也愈發惱怒。

回到家，波茲德內舍夫發現特魯哈切夫斯基確實和妻子在客廳，廳裡傳來吃東西的聲響。他先躡手躡腳來到自己房間，又開始思考妻子與小提琴家的下流勾當：

> …她已經有五個孩子了，卻把一個甚麼音樂家摟在懷裡，就因為他的嘴唇紅艷！不！她不是人！她是一條母狗！就緊靠著孩子們的房間，還假裝說什麼一輩子都在愛他們。還給我寫那封信！居然會這麼無恥地吊住別人的脖子！我又知道些什麼呢？也許，她一向就是這樣。也許她早就跟僕人們私通，生下一大堆孩子，還說這些孩子是我的。…[187]

在盛怒和混亂的思緒下，波茲德內舍夫拿起匕首衝進客廳，坐在桌旁的兩人頓時嚇了一跳，一陣扭打之際，特魯哈切夫斯基逃了開來，他的妻子則被撞傷，倒在一旁說她發誓什麼都沒有發生。然而波茲德內舍夫卻「從中得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一切都已經發生了」，[188]狂怒之下，將匕首刺進妻子的身體。

二、小說中的厭女心理

妻子死後，波茲德內舍夫表示非常懊悔，但是他懊悔的是自己殺人的行爲，而非對妻子的懷疑：「由於我的行爲，使得她，一個本來能夠動彈的、有暖氣的活人，現在變成了一具不能動彈的、蠟黃的、冰冷的屍體，這是無論何時何地，使用何種方法都不可能挽回的了。」[189]在《克洛采奏鳴曲》的後半段，很難歸納出波茲德內舍夫的妻子與特魯哈切夫斯基真實的不倫之處，因爲除了小提琴家來訪，兩人在客廳待到夜晚這樣比較不合禮節的

[186] 同上註。頁 134。
[187] 同上註。頁 147。
[188] 同上註。頁 152。
[189] 同上註。頁 161。

地方，其他皆由波茲德內舍夫自己假設、推論，乃至於幻想。相較於妻子其它的缺點，妻子與小提琴家之間的曖昧，才是令波茲德內舍夫失去理智，把妻子殺害的真正原因。

由波茲德內舍夫的獨白，無法斷定他的妻子與特魯哈切夫間是否真有其事，可是波茲德內舍夫卻信誓旦旦，認定妻子會與他人發生關係，即使沒有特魯哈切夫，也會有別人，其對妻子的厭惡及不信任，便是厭女觀中的「妻子恐懼症」—不相信妻子對父系社會理想的忠誠，也認爲一旦縱容妻子的性慾，會摧毀男性的榮譽。[190]從無法阻止妻子避孕開始，波茲德內舍夫就否定了妻子的母性，而對波茲德內舍夫和托爾斯泰來說，貞潔與母性是婦女最主要的婦德，除去了這些婦德，女性有時候連做人的資格也稱不上。就像波茲德內舍夫看到將死的妻子才體認到：「忘掉了我的夫權和我的驕傲，我這才第一次發現她也是個人。」[191]

波茲德內舍夫以獨白的方式，向陌生人陳述自己殺妻的前後過程，連妻子的名字都未曾提起，只用「她」來代替，甚至在氣憤時，還稱她爲「母狗」，如同一隻動物一般被對待、被描述，沒有反駁的餘地。[192]波茲德內舍夫從他接觸的女性，尤其是自己的妻子身上，歸結出女人的本性。他雖然表明這不是妻子的錯，卻仍止不住對妻子的厭惡，還不斷以動物和工具來比擬女性，儘管他自我分析了社會制度對女性的拑制與影響，但是把婦女的本性論述爲非常一致性的愚昧，以及生理上不懷孕不哺乳就會風騷的必然性，可看出他對女性價值的貶抑。

肆、小說創作的背後

一、戲中的禁慾主義

托爾斯泰在《克洛采奏鳴曲》的前半部痛批社會使人墮落，小說中既無名又失語的女主角則是大環境下的犧牲品，當這個物品不受控制，就會

[190] 何雯琪譯。Gilmore D. D.著。《厭女現象》。台北：書林出版社, 2005，頁 230。
[191] 許海燕譯。《克洛采奏鳴曲》。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159。
[192] 劉心華著。＜俄國古典文學中的厭女情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2005，頁 118。

如創世紀中的夏娃一般引誘人犯下罪孽。小說中的波茲德內舍夫強調，其實他一直在殺他的妻子，[193]代表著妻子在他的心目中，一直處於應該被毀滅的狀態，因爲她反映出男性永遠無法達到貞潔與禁慾的目標。而妻子最後的被殺，是托爾斯泰對人類情慾無法忍受的爆發點。托爾斯泰在寫作《克洛采奏鳴曲》時確實融入了厭女情結，也毫不掩飾地以充滿歇斯底里的筆調來描寫人類情慾的黑暗面。[194]然而當托爾斯泰完成手稿時，朋友問他這樣殺妻的結局會不會太沉重了，托爾斯泰卻表明這是爲了藝術性，若完全寫些好人或好結局，便無法教導人，[195]可見托爾斯泰在小說中主要想要表達的是道德上的警示，而非對女性的仇視，小說中的女性與音樂，只是托爾斯泰用來警惕世人會引起肉慾的事物，他簡明扼要地在跋裡第四點和第五點中指出女性暴露的服裝及音樂、舞蹈…等會刺激性慾，[196]更藉由波茲德內舍夫露骨地說：「我們上流社會中的大部份通姦都是通過這樣一些活動，尤其是通過音樂發生的。」[197]因此托爾斯泰認爲音樂與女性都應受到管束，音樂應由主管機關管束，而女性則應受到懷孕及照護孩子的約束，人類才能克制肉慾，這就是小說內容及跋中不斷強調的重點。

二、戲外的現實生活

一八九O年中期，鋼琴家塔涅耶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Танеев1856-1915)經常拜訪托爾斯泰的莊園，他的音樂令托爾斯泰的夫人索菲亞十分著迷，儘管兩人間沒有情慾的成分，仍讓托爾斯泰和他們的孩子們很不滿，同時如同對《克洛采奏鳴曲》的諷刺。[198]托爾斯泰十分惱怒，也爲自己的妒忌而痛苦著，要求索菲亞斷絕與塔涅耶夫的情感和聯繫。而對於丈夫的責備，索菲亞也感到痛苦萬分，她多次在日記中寫下塔涅耶夫帶給自己心靈上的快樂，而丈夫卻要禁止，要奪走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其中一次她寫道：

> 他們也因我同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關係而責備我。讓他們責備去好了！這個人所給予我的東西，已成為我生命中引為快樂的富貴財

---

[193] 同上註。頁 75。
[194] Benson R. C. *Women in Tolstoy ,The Ideal and The Eroti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P.112.
[195] Апостолов Н.Н., *Живой Толстой,* M:Аграф, 2001, c.375.
[196] 草嬰譯。《克魯采奏鳴曲》。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頁 346-347。
[197] 許海燕譯。《克洛采奏鳴曲》。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120。
[198] 同註 193.p113.

富；他為我打開了通向音樂世界的大門。只是在聽了他的演奏之後，我才在這個音樂世界中發現了快樂和慰藉。在萬尼契卡(托爾斯泰最小的兒子)夭亡後，我痛不欲生，是他以其音樂喚起我生的願望。他的暫時的但令我十分高興的到來，總是給我以精神上的安慰。現在，在我跟他見面之後，我心裡感到如此平靜、舒暢。可是他們卻都以為我愛上了他！我們這裡可真會把一切都庸俗化！我已經老了，「戀愛」這個詞和這種想法是根本不合適的。[199]

這個事件在塔涅耶夫離去後也漸趨落幕，但可看出在《克洛采奏鳴曲》問世後的五、六年，托爾斯泰仍不相信人們對情慾的控制，同時也無法克制自身對肉慾的需求，[200]不過在對自己的道德不滿之際，[201]托爾斯泰還是繼續追求精神上的貞潔與完善。

第三節 復活

《克洛采奏鳴曲》發表九年後，托爾斯泰完成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復活》，然而這篇小說其實在他發表《克洛采奏鳴曲》前便開始構思。一八八七年，一位彼得堡地方法院檢察官柯尼(А. Ф. Кони 1844-1927)向托爾斯泰講述當時在法院審理，一個名叫羅薩莉亞(Розалия)的妓女偷竊酒醉客人的案件時，陪審團中一位衣著講究的年輕人私下請檢察官柯尼轉交一封信給這名女犯，經過交談，柯尼才知道羅薩莉亞的過去，是由於這個年輕人而開始走向墮落的道路，這個年輕人很懊悔，想與羅薩莉亞結婚來作爲補償。女犯後來死於牢中，年輕人則不知去向。托爾斯泰勸柯尼將此事件寫成一篇小說，但一直未果，最後托爾斯泰徵得同意，計畫用這個題材寫成一部

---

[199]張會森等譯，托爾斯塔娅著。《托爾斯泰夫人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193。

[200]同上註。頁 194。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

我的丈夫並不是我的生活的伴侶；他有的時候，尤其到了老年，彷彿是我的一個情慾旺盛的情夫。

[201] 汝龍等譯。《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240。

在道德方面能發人深省的著作，前後共花了十一年。[202]

《復活》的故事情節描述男主角貴族子弟聶赫留朵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хлюдов)十九歲時到姑媽家渡暑假，不知不覺對姑媽收養來，半養女半侍女的瑪絲洛娃(Екатерина Маслова)產生純真的愛。聶赫留朵夫大學畢業進入軍旅生活後，學習了貴族及軍官的糜爛生活。兩年後在去戰場的路上順道拜訪姑媽，並在夜裡誘姦了瑪絲洛娃，然後給了一百盧布，從此不再想起這名女子。瑪絲洛娃懷了孕，離開收養她的地方，但是生下的孩子也死了，便在別人介紹下以賣淫維生。這樣的日子過了七年，瑪絲洛娃因一個客人猝死，並因死者錢財短少許多，而被控告殺人劫財，判決到西伯利亞服勞役。如同前一段所提及托爾斯泰聽聞到的真實事件，陪審團中的其中一員，正是當年勾引瑪絲洛娃的少爺聶赫留朵夫。聶赫留朵夫看到瑪絲洛娃從純潔美麗的少女淪爲因案被囚的妓女，非常驚訝，更因此想起當年自己所做的卑劣事情，體悟到自己的墮落。於是他想要彌補過去的錯誤，救出瑪絲洛娃，並與她結婚，或是追隨她到西伯利亞去服役。在奔走營救以及處理土地房產的同時，他越來越看清地主、貴族對於農民和窮人的壓榨。另外，瑪絲洛娃在前往西伯利亞的路途中，與同行的政治犯西蒙松(Владимир Симонсон)產生了精神上的情感，決定與西蒙松共同生活，而聶赫留朵夫也帶著截然不同的心靈展開了新階段的生活。

這部小說涵括了托爾斯泰各方面的思想，包括宗教、土地改革、人權問題等，藉由男主角接觸下層階級的生活，反思貴族特權爲了自身利益而泯滅良知。聶赫留朵夫的本性是良善的，他曾經認爲「精神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我(他認爲人有精神和獸性兩面)」，[203]但是卻因週遭的人的觀點而漸漸屈服於利己主義，就是在這種狀態中，他爲了肉慾誘姦了瑪絲洛娃。直到驚覺自己的墮落使一個曾經真誠愛過的女子，也陷入了墮落的生活，聶赫留朵夫開始了心靈的改造，並影響了瑪絲洛娃。特別的是，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原本要寫的是男主角聶赫留朵夫的精神復活，後來卻成爲男女主角兩方的精神復活，甚至瑪絲洛娃比聶赫留朵夫的復活更完整。[204]而在本論文

---

[202] Ломунов К.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4, С.206-208.
[203] 力岡譯。《復活》。台北：林鬱出版社，1995，頁 77。
[204] 同註 201。c.229-230.

中對《復活》這部小說的研究方向，將著重在瑪絲洛娃的處境，也就是平民女性在十九世紀俄國社會中所遭遇的現實問題。此外，女主角由純潔到墮落，乃至精神復甦的心理發展，亦是探討的重點，將從中分析托爾斯泰對於男性中心社會裡的女性，有何種看法及處理態度。

壹、瑪絲洛娃的墮落

與《安娜•卡列尼娜》和《克洛采奏鳴曲》中另外兩個悲劇女性相比，《復活》中的瑪絲洛娃的不同之處在於出身階級的差異，前兩者是貴族女性，而瑪絲洛娃則是一個未婚女農奴的私生女，雖然曾被貴族收養，之後卻也一直過著低下階層的生活，甚至變成了完全沒有人權的囚犯。托爾斯泰對此曾說道：「女犯瑪絲洛娃的遭遇是十分平常的。」[205]顯示像她這樣過著窮苦、以賣淫維生的平民女性比比皆是，甚至犯案入獄(或是被誣陷入獄)也不令人訝異。瑪絲洛娃因爲身處困頓的環境而墮落，反映了當時俄國平民女性生活的悲慘狀況。在這一小節中所要分析的是何種社會環境使瑪絲洛娃走向墮落的命運，而托爾斯泰對此種社會形態所表達的不滿。

一、環境因素使然的墮落

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延續《克洛采奏鳴曲》裡譴責不道德的、爲了滿足肉慾的男女關係。他在《克洛采奏鳴曲》中寫道：「真正的荒淫無恥，就在於跟一個女人發生了肉體關係，而又讓自己逃脫對這個女人道義上的關係。」[206]小說《復活》中故事的開端，就是肇因於這種卑劣的行爲，使瑪絲洛娃的悲劇命運由此開始。聶赫留朵夫在與瑪絲洛娃發生肉體上的關係後，給了瑪絲洛娃一百盧布作爲彌補，而他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爲這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是這樣做的，[207]甚至連托爾斯泰自己也是。他在年輕時誘姦了姑媽家的女傭，害她被趕出家門，因此而墮落，[208]如此的行爲幾乎與聶赫留朵夫如出一轍。反映出沒有男性保護的女性，容易遭遇到的情況。在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中曾提過，托爾斯泰對社會上沒有婚姻的女性的看

---

[205] Также, с.224.
[206] 許海燕譯。《克洛采奏鳴曲》。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40。
[207] 力岡譯。《復活》。台北：林鬱出版社，1995，頁 101。
[208] 陳馥譯，布寧著。《托爾斯泰的解脫》。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 105。

法：這樣的女性一部份必須做別人的情婦，如此男性才不會去勾引別人的妻子。像瑪絲洛娃的母親也是這樣的例子，沒有丈夫和特定的情人，每年都生孩子，生下的孩子也不餵養，任憑其自然死亡，只需要繼續幹活讓自己能夠糊口。社會上對於這類事情的發生，似乎已經習以為常，連瑪絲洛娃的姨媽也認為，聶赫留朵夫勾引瑪絲洛娃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說：「你又不是丟開她不管，你還賞了她很多錢；一下子就給了一百盧布。」[209]

瑪絲洛娃懷了孕，被趕離原來住的地方後，別人也是以看待這樣身世的女性，來看待她的價值，認為占她的便宜是很自然的，因此瑪絲洛娃不論到哪工作，都受到男性雇主的調戲。與當時所有俄國女性一樣，瑪絲洛娃也想找個對象結婚以為依靠，她愛上了一名店夥計，兩人本來說好要結婚，店夥計後來卻拋棄了她。經歷了這一切人、事、物，瑪絲洛娃明白了一般人的生活只為了享樂，而她自己就是人們用來享樂的工具。此時正好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Сыщица)找上了瑪絲洛娃，希望瑪絲洛娃能做出抉擇：「要嘛選擇當女僕的屈辱處境，其中有男人的糾纏，和秘密的、臨時的通姦；要嘛選擇有保障、安定、合法的地位，和公開、合法、報酬豐厚、經常的通姦。」[210]於是瑪絲洛娃選擇了後者。

瑪絲洛娃所遭遇的情況，以及所做出的墮落的選擇，托爾斯泰認為是社會的制度所造成，也就是他曾在《克洛采奏鳴曲》中所批判的：人們將淫亂視為正常，政府甚至訂出規矩，使賣淫成為合法的行為。除了道德層面以外，托爾斯泰並未給予瑪絲洛娃太多的選擇，她是受過教育的，卻只能在苦不堪言的洗衣婦、必須與男雇主私通的女傭，和領有執照的妓女間選擇，這點不僅是由於托爾斯泰不認為女性能夠擔任社會性的職務，同時也是因為社會侷限了女性的工作。因此，社會道德觀的敗壞，加上女性就業的困難，使得瑪絲洛娃無法脫離艱苦的客觀環境，只好以討好男性來獲取金錢的生活。

二、心靈層面的墮落

[209] 同上註。頁 314。
[210] 同上註。頁 24。

除了環境逼迫瑪絲洛娃走上賣淫之路，聶赫留朵夫的離棄也帶給瑪絲洛娃心理極大的傷痛。托爾斯泰描寫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聶赫留朵夫從軍中歸來，卻不順道去探望瑪絲洛娃。瑪絲洛娃跑到車站去找聶赫留朵夫，深刻體悟到了令她痛苦的事實：

> 他在亮堂堂的車廂裡，坐的是絲絨軟椅，有說有笑，吃喝玩樂；可我在這兒，在泥水裡、黑地裡，頂著風，冒著雨，站著哭。[211]

在貴族圈生活的聶赫留朵夫，與瑪絲洛娃的生活處境形成強烈的對比，然而兩人卻有著相同的掩耳盜鈴的心理。聶赫留朵夫誘姦了瑪絲洛娃，在他內心深處知道這是很卑劣的行爲，但是他卻不去想這件事，繼續認爲自己是善良、高尚的人。而瑪絲洛娃爲了適應這樣的社會，也故意忘記過去。她以抽菸和喝酒，來幫助自己忘記不愉快的過往。

> 她想起很多人，唯獨沒有想起聶赫留朵夫。她從來不回想她的童年和少女時代，尤其是從不回想她和聶赫留朵夫的愛情。因為想起來太痛苦了。這些往事已經深深埋在她的心底，動也不能動了。[212]

除了不去回想過去的事，瑪絲洛娃還養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就是當所有的男人都需要美貌的女人來享樂時，她的價值就應運而生，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在墮落的環境之中，唯有這種想法，才能賦予瑪絲洛娃生活的意義。[213]「一個人不能在想到自己的罪過時洋洋自得。但是他必須洋洋自得才能活下去，因此他不去想，而是忘卻。」[214]托爾斯泰的這句話原本是用來描述聶赫留朵夫的心理，不過卻也符合瑪絲洛娃的情況。托爾斯泰利用兩人生活環境的差別，反映了不論上流社會人士或是或是窮苦平民，都會因別人的想法而改變自己原本好的信念，並且對自己的墮落不在意。

貳、瑪絲洛娃的復活

儘管書中的男主角聶赫留朵夫在探監時，多次觀察瑪絲洛娃是否受到自己的感化，而在精神上甦醒過來，然而瑪絲洛娃最後真正的復活，並非

---

[211] 同上註。頁 193。
[212] 同上註。頁 191。
[213] 同上註。頁 222-223。
[214] 汝龍等譯。《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230。

因爲受到聶赫留朵夫懺悔的影響，而是受到幾位政治犯的精神感召。[215]瑪絲洛娃復活的路途和結果與聶赫留朵夫截然不同，也象徵著托爾斯泰對男性與女性不一樣的期許。

一、瑪絲洛娃與政治犯

經歷過人性之惡催殘的瑪絲洛娃已不再相信善，所以當聶赫留朵夫請求瑪絲洛娃原諒，並提出希望與她結婚時，瑪絲洛娃還認爲聶赫留朵夫是「想拿我(瑪絲洛娃)來拯救你自己(聶赫留朵夫)」。[216]而在監獄中所接觸到的人，除了無人性的監獄管理者，還有其他和自己一樣受到冤獄之災的囚犯。托爾斯泰在小說中多次強調，把犯了罪(甚至是沒犯罪)的人關起來，不但不會使人變善，還會得到反效果。從這點可以發現，托爾斯泰認爲人墮落的很大原因是環境使然，而人的精神回升，亦需要有能令人向善的環境。因此，當瑪絲洛娃被安排與政治犯的流放隊伍同行時，才是她的精神真正開始復活的階段。

> ……儘管所處的條件很艱苦，可是她覺得這種生活很好。……她發現了以前想也不曾想過的生活樂趣。現在跟她在一起的這些人，如她所說的，這樣好的出奇的人，以前她不僅沒有見過，連想像也想像不到。[217]

這些因參加革命而被捕的政治犯，與瑪絲洛娃從前認識的，只爲了自己享樂的人相反，他們爲了幫助別人而情願犧牲自己的權益。托爾斯泰對這些革命者的動機是很贊同的，並且他還要從這些人身上，反映出自己對人類精神的理想。

瑪絲洛娃與這些政治犯相處的時候，非常敬佩其中一位叫謝金妮娜(Марья Павловна Щетинина)的女性政治犯，她出身於富貴將軍之家，卻離家當女工，還把自己的財富都拿去救濟比她更窮的人。此外，謝金妮娜雖擁有美麗的外貌，打扮卻很樸素，從不以自己的美麗來吸引男性，甚至對戀愛感到厭惡和恐懼。她從來都不想到自己，把畢生的氣力都拿來幫助別

---

[215] Ломунов К.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4, с. 224.
[216] 力岡譯。《復活》。台北：林鬱出版社，1995，頁 242。
[217] 同上註。頁 529。

人，總是尋找機會爲別人出力。謝金妮娜一開始對瑪絲洛娃很反感，但總是克制自己，親切的對待瑪絲洛娃。這令瑪絲洛娃非常感動，於是瑪絲洛娃愛上了這位不平凡的女性，開始接受她的觀點，仿效她的作爲。謝金妮娜亦受到了感動，兩人因此成爲好友。除此之外，兩人還有同樣對性愛憎惡的共同點，因爲一個受過性的蹂躪，另一個則認爲性是有辱人格的事。瑪絲洛娃在謝金妮娜影響之下有了改變，她也開始盡自己的努力幫助別人，而且「不論在裝束上、髮型上，在對人的態度上，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種賣俏的味道。」[218]

另一個影響瑪絲洛娃更大的人是西蒙松。他相信「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動的主要動力」，[219]即使偶爾順從別人的意見，也要經過審慎的評估。西蒙松依循自己的判斷，認爲有錢的地主、官員從老百姓身上撈取不義之財，應該將這些財產交還給老百姓。他還認爲當前人民因爲沒受過教育而甘願被壓榨，因此他下鄉教書，宣傳他的理念。與謝金妮娜一樣，他認爲性是人類爲了繁殖的低級功能，幫助弱者、爲已經存在的人服務才是他的使命。西蒙松覺得瑪絲洛娃是個難得一見、有高尚道德，又受盡苦難的好人，因此他想要幫助她、減輕她的苦。受到西蒙松的注意，讓瑪絲洛娃感到自我價值的提升，因此她更努力地身體力行，表現更好的品德，不讓西蒙松失望。

謝金妮娜和西蒙松對瑪絲洛娃起了「極好且決定性的影響」。[220]從這兩人身上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對人類道德理想的期望：兩人都出身顯貴，卻能完全拋棄養尊處優的生活，犧牲自己的特權和自由，爲服務他人而活。而在兩性關係方面，謝金妮娜有著托爾斯泰尊崇的「完全的貞潔」，更不會迷惑男性。她不僅喜歡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在流放的路途中，還幫助別的男囚犯照顧小孩，是既守貞潔，又有母性的象徵。西蒙松則有著智慧，充滿了行動力，只要自己認爲對的事情，就會去做。他雖然曾經沉湎於女色，後來也完全覺醒，把性行爲看得很淡，對瑪絲洛娃的愛是精神上的、「柏拉圖式」的愛。

---

[218] 同上註。頁 535。
[219] 同上註。頁 532。
[220] 同上註。頁 523。

謝金妮娜和西蒙松喚醒了瑪絲洛娃心中的善，表現的不是個人的「私愛」，而是付出給群眾的「博愛」。相對於聶赫留朵夫「贖罪」的心裡，瑪絲洛娃學到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因此她決定追隨西蒙松，讓聶赫留朵夫能夠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

二、聶赫留朵夫與托爾斯泰未完成的復活

從西蒙松和謝金妮娜兩名政治犯的品德與行爲帶給瑪絲洛娃的影響，反觀聶赫留朵夫心靈復活的過程：聶赫留朵夫雖然深刻體會到農民、平民和囚犯的惡劣生活環境，也理解上層階級對下層人民的剝削，他仍無法像西蒙松和謝金妮娜一樣毅然決然地拋開貴族身份。甚至在爲一名犯人奔走說情時，差點被一位美麗的貴婦人迷惑住。而且到了最後，聶赫留朵夫仍懷抱著私欲：「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過人的生活。」[221]他的復活之所以不能像瑪絲洛娃一樣順利，是由於他是屬於受益的階層。當初他放棄自己的信念，接受別人的觀點，是由於這樣能夠獲得好處、享受特權；而瑪絲洛娃屬於被壓榨的階級(與性別)，她放棄對善的信念是爲了能過著基本的生活。托爾斯泰經由瑪絲洛娃與聶赫留朵夫身處的環境及復活路途的不同，來反映人的心靈易受誘惑，而導致復活之路的艱難。對托爾斯泰而言亦是如此，他多次想拋開一切家產，過著平民生活，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他最後仍無法完全放棄貴族的享受。另外，從瑪絲洛娃與聶赫留朵夫復活的差異性來看，托爾斯泰對於男性與女性的精神理想，有著層次上的差別。在聶赫留朵夫方面，除了對性的墮落的領悟，還充滿著將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意味；而瑪絲洛娃則是將忠心奉獻給能引領自己向善的男性。兩者對比之下，聶赫留朵夫必然較難達到精神的復活。

聶赫留朵夫在《復活》中的角色，雖然是以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年輕貴族爲形象，卻也影射了托爾斯泰對過往的懺悔，也就是發生在托爾斯泰身上的兩件情事：第一是在婚前與一個農婦阿克西尼娅持續著性關係。這件事情在中篇小說《魔鬼》中有所敘述。[222]第二是前面所述，誘姦姑媽的侍

[221] 同上註。頁 619。
[222] Бирюков Павел. *Биография Л.Н. Толстого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к. 2*.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女這件事。托爾斯泰一直到晚年都因爲這樣的行爲，對自己感到不滿與不安。此外，在《復活》中，聶赫留朵夫最初的錯誤就是由「性」開始的，也透露了托爾斯泰內心最深處的罪惡感。因此小說的復活結局，聶赫留朵夫抗拒了美色，對成家抱有希望，但抗拒以利益爲考量的婚姻；而瑪絲洛娃在也不賣弄風情，與西蒙松產生了精神上的愛。整部小說都可看出托爾斯泰對人類道德的期望，就是應擺脫所有個人的欲望，爲別人犧牲奉獻，而這樣的結局更表達出托爾斯泰最重要的期望：擺脫性欲。

2000, c.346